儀顧堂集

儀顧堂集卷十五

歸安陸心源譔

徐幼青誄

君名振翼字幼青烏程中丞之子也納貲爲郎性豪邁有大志常慨然於桓宣武王景略之爲人中丞絕愛憐之君頗暱就余聞余談兵法及古今名將戰守事往往眉飛色舞恨不目擊而身親之當是時大兵圍金陵久大帥方鋪張功績謂收復在旦夕日趣使邀賞君聞輒手詆罵以爲自古未有頓兵堅城之下十年不克者吾

見覆敗之不遠也余雖驚駭其言而愈以此奇君君雖幼每發一論以蹈人瑕隙往往極中肯綮雖老生宿儒不逮也城將陷左右皆勸君出避君曰二親皆誓必死我何忍獨生父死忠母死節子死孝此吾父素志也吾甯逃之乎卒不行城破投池死嗚呼烈矣初中丞精推步之學公暇兼以課君君性不耐煩細頗苦之時牽余與中丞談以逃課囘憶曩時曾幾何日而君已爲完人卓然可傳於後余方履蹈危機救死不暇每一念君愈以益愧而增痛也乃爲之誄曰

於子則孝於臣則忠古有眕盱其將毋同

候選知縣湘陰吳君誄

湘陰郭公開府粵東之明年東南賢士大夫輻輳踵至思效其尺寸而吳君玉山實來君始至館於郭公幕府余聞公數偁其賢而恨未得見也及余備兵南韶叛勇自楚犯粵未幾髮逆又自惠州竄至徵兵籌饟日不遑給余求士於郭公以爲助君遂奉檄至韶覯其貌質而不野聽其言樸而不迂與之議論時務雖老於政事者不能過余於是益信楚之多材也秋九月髮逆

復由江西回竄連平韶州震動余檄君馳赴翁源會同地方有司熱籌守禦日必遺余一函規畫布置井井有條忽旬日不得君書問心固疑之未幾而君之凶問至矣君志高行潔慨然思有所樹立於世才亦足以副之而竟至此可悲也夫今夫鳳凰麒麟世之所甚貴也往往間世不一見或一見卽逝天之生人也亦然獲富貴而享大年者率多頑鈍無恥之徒其才異於衆人其志高於凡俗者非天其年卽厄其遇遇矣而不能行其志猶不遇也況如君之摧折者乎

詩云視天夢夢誠哉其夢夢也君諱楚珵字玉山湖南湘陰縣人咸豐戊午科舉人誄曰

繄君之初來韶石兮衆揶揄以訾之余獨把臂而入林兮倚君以將伯之詩不憖留遺以相助兮忽委化於湞水之湄嗟芳蘭之悴霜兮撫靈輀兮漣洏嗚呼魂歸湘水兮慰高堂之悲思

書蔡貞女事

蔡貞女者歸安雙林鎮人也幼沈靜事父母盡禮年及笄許字同里徐生某娶有日矣而徐卒貞女聞訃慟不欲生父母慰解之貞女曰兒已

許徐氏矣兒身徐氏之身也女子天夫今夫已
亡即不能死將奚適乎兒歸徐氏耳布衣素食
兒心甘之矣哭四晝夜水漿不入口父母不能
奪遂歸於徐生二十二年矣
陸子曰未婚夫死不嫁宋元以來儒者多重之
至明儒歸震川著論闢之以爲非禮近汪氏中
復引曾子問之文以證成其義焦氏循復引魏
書列女傳貞女兒先氏以實之其說是矣雖然
劉向列女傳言衛宣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
衛至城門而衛君死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

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正未婚夫死不嫁者也漢書言向治魯詩其言當本魯詩序孔子既登之詩向復取而列之於傳夫豈以為非禮乎吾恐後世學者泥於震川諸人之說故因貞女之事而為之廣其說焉

書張念哉大令遺事

張祖基字念哉直隸滄州人嘉慶辛酉拔貢道光十九年知烏程縣其為人守正不阿廉明勤敏以古循吏自期鹽商某嘗誣良民為私販縣

受例餽多曲意從之祖基抵任某循例餽金卻之後執一人赴縣祖基訊知非私梟問曰爾能走乎曰能祖基曰汝試走吾觀汝能其人行數十武止祖基大聲曰速走不得住其人遂疾走去諸生某素無行鄉人有售肥雞者過其門僞爲欲市而以瘠雞易之爭辨未決祖基過鄉人攀輿而號駐輿詰問生不承祖基曰爾雞何食曰食粟問鄉民民曰適食豆滓剖之如鄉人言生語塞輸錢與鄉人而罷富紳某之家屬匿買人布買人訟於縣祖基邀某至署談次甚誇某

臂上金釧工作之精託言欲仿製借之入內審遣人持釧至某家言其主以匿布被留令持釧爲證以取布其家恇擾急出布與之祖基出布示某而還其釧某大慚賈人感泣去其仁恕明決多類此人至今猶樂道之育嬰貲產爲某紳所侵蝕事幾廢祖基別延紳士重定章程又籌錢二千串以充之全活甚衆在任四年案無留牘人無冤抑吏不敢爲奸有青天之目擢石浦同知旋卒士民有巷哭者

書鄭東里遺事

鄭裕國漢軍　　人負經濟才慕子產之爲
人故自號東里乾隆五十八年由浦江縣調補
歸安嘉慶元年卓異引　見調署錢塘縣民相
率籲大府請留三年復回任後遷宿州知州轉
部郎道光初擢江甯布政使終於直隸布政使
裕國資性明敏廉介自持洞悉民隱果於興利
除害發奸摘伏明察如神湖郡有匪類百十人
號健人黨橫行鄉里民苦之裕國廉知黨人於
三月廿八日集東嶽廟密率兵卒出不意掩之
黨人方會飲無一脫者竄首惡十餘人餘懲治

有差一郡帖然嘉湖兩府採辦上貢絲斤吏恣為奸裕國改歸商辦不經吏手各邑效之民以不擾學政某性乖戾立法須通場交卷畢乃開放士鬨學政怒將盡褫之裕國言院中廣若干尺深若干尺每人占地若干地窄人多又暴烈日中咎不在諸生學政不能奪歸安縣學自乾隆二年何錦重修後日就頹圮嘉慶三年裕國倡捐重建明倫堂尊經閣崇聖祠敬一亭自為文記之其他御吏之嚴聽斷之明撫字之勤催科之不擾善政不可枚舉婦人穉子皆稱為鄭

青天去之日百姓醵錢建坊於東門外取養民惠使民義之意題曰惠義以誌去思民至今不忘二百年來殆罕其匹論者以為不愧子產云

記卞小疋遺事

庚申四月望之前二日賊既陷蘇州徐君青中丞死之蓋足為吾鄉光矣未幾復有卞君小疋之殉君名乃繩光祿斌之子也少豪縱不拘小節以諸生從軍積勞至知縣需次江蘇已未秋權知婁縣有政聲當是時承平既久州縣皆不習兵事倉卒不知所為君久於軍中太守某甚

倚之君亦慷慨敢任事賊至君督兵出城迎擊兵潰被執大罵不屈賊支解之嗚呼自咸豐戊午以來官於吳者以湖人爲最多洎乎大營潰散列郡土崩其時抱節以死者大吏惟君青中丞而州縣則惟君二公皆湖産也嗚呼盛矣

徐俟齋先生像贊

俟齋先生與巢端明沈壽民偁吳中三高士而先生名尤著傳之者不下十餘家詳矣余讀先生居易堂集其文皆主於扶世敎植綱常而悲憤鬱結之思戚戚然流露於言表益歎先生固非

一邱一壑者流於戲使先生于明運可挽之時必有所以上致其君下澤其民者乃南都既覆閩粵旋亡滄海揚塵新朝改物先生遂以有用之才布衣麤履章皇草澤抱節以終亦可悲矣而論者齊之巢許之徒豈其然哉豈其然哉吾友淩子子與高士也慕先生之爲人而學行實似之摹先生之像懸之座右以寄高山景行之思而命贊於余余謭陋何足以贊先生然不以先生爲古隱者流先生應亦許我焉贊曰

宋纖之節王裒之心獨潔其身乃全大倫幅巾

依然布衣如故先生之風日月終古

滕烈女贊并序

滕烈女者山陰人幼嫻詩禮事父母以孝聞父某官於楚與湖州邢某之父相善也遂以女許字於邢某既邢某隨其父歸湖州渡江舟覆遇救獲免獨失邢某所在其父以爲已死後復商於楚遇之旅中父子相見如隔世而其家猶未知也適山陰人有至自湖者以邢某溺死聞父母將爲之改字女聞之遂自縊死時道光某年也茅刺史煦女同里人也僑寓於湖與邢氏爲

鄰聞其事而閔之戊午秋屬邢氏作栗主邀余及楊廣文錫鹿送其主入湖州節孝祠全其爲邢氏婦從女志也並屬余記其事余因爲之贊曰

冰霜其志圭璧其身讜言用罔大節斯純武庚猶存西山已餓遐哉夷齊同風千古

記化州橘

化州橘以治痰名天下相傳仙人羅辨種橘於石龍之腹即今州署之蘇澤堂也故以產蘇澤堂者爲上州署前後次之賴家園又次之聞化

州譙樓鼓聲者又次之其實大於柚皮厚肉酸不可食名雖橘實非橘也蓋其地有山產礞石州署適當山麓蘇澤堂尤礞石所萃橘生其上故能治痰而治寒痰尤神然則橘之所以能治痰者以礞石故去礞石漸遠則其力亦漸微土人謂仙人羅辨所種者殆亦附會其辭歟蘇澤堂今存樹十餘株歲產橘千頭結實時州官先籍其數典守之夜則擊柝以巡熟則分餉上官及同寮高廉道例得真者二十枚若是其可貴也郡志謂每斤直一金至今猶然賴家園環山

爲園種橘數千株歲產橘數萬頭上園者一金易五枚下園者一金十枚子孫世食其利蘇澤堂橘皮質細捫之微有毛產賴家園者質稍粗毛如蘇澤堂今江浙以毛長者爲真不知乃距化州城六十里某墟柚皮非橘皮也蘇澤堂橘惟州官及州幕能得之賴家園橘高州人能得之聞化州譙樓鼓聲者廣東藥肆能得之若外省藥肆所有皆贋耳化州某君良吏也能於其官以事至廣州州守某君徵橘皮於君君以四十枚饋閽者索賄君拒之不得達某君銜之旋

權按察司以前憾摭君細故譏於大吏將罷之余力白其枉譏不行余之內召也某君感余知以化州橘二百白金二百贐余返幣受橘故余篋中化州蘇澤堂橘獨多余巡高廉廉倅所餘盡斥以周書院之寒士將行士人多以賴家園橘贈故余篋中所有賴家園橘亦獨多

記緬茄

高州府城之西觀山之麓有樹焉翼然如蓋其高臨山絜之成圍陰蔽數畝士人告予曰此緬茄樹也其花黃其實如皂莢而橢圓其色黑其

性寒其質堅而澤可以愈瞽前明中葉有李姓宦於滇中攜種而植於此下種他所則不生蓋三百餘年矣予惟人情喜新好異自昔而然奇植異卉苟非中國所恆有雖無益於世世亦爭寶之甚且以充土貢緬茄為東南所僅見治目與空青同功其可貴宜倍於他物而品不登於本草名不著於方書豈物之顯晦亦有幸不幸歟雖然新會之橙化州之橘南華之菰石龍之香皆粵中上貢之品也大吏徵之有司有司賦之小民民不享物之利而但見其害然則緬茄

之不幸固吾民之大幸也

記異

同治十年三月二十二日天日晴朗將晡雷聲殷然有大風從西來如萬馬奔馳如怒潮洶湧黑雲壓簷大雨如注屋瓦盡飛約炊許始定湖州府城之南街蓮花莊及城南之郭西灣沈店橋城東之烏山二里橋等處民居半毀壓斃數十人踣歸安縣學牌坊二拔大榆樹一拔愛山臺下王氏宗祠大銀杏樹一而城北十里外居民若不知也者聞杭州紹興同日被風尤烈是

日余以祭先資政墓至城南三十里之逸村乘風挂帆而歸快甚未至九里山里許風勢漸猛忽見四山如墨亟呼舟人收帆風已吹舟入葦中蘆盪者再須臾至碧浪湖則見覆舟滿湖矣蓋風勢自西而東九里山在碧浪湖南不當其衝故舟得無恙是日也屋有對衡望宇而毀完殊者樹有同植並列而折全異者論者以爲龍爪所及則毀否則全愚以人事論之對衡望宇而毀完殊者其毀者必舊居也否則雖新而功必窳其完者必新居也否則雖故而功必堅亦

有堅而反毁𡽈而幸完者其堅者必高而無所依其𡽈者必低而有所倚者也樹有同植並列而折全異者其折者必老樹也其全者必新樹也樹老則蔭茂而根空蔭茂則受風根空則易折樹新則枝低而本實枝低則避風本實則難搖理固然也嗟呼宇宙不齊之故古今難測之機盡此矣故君子語常而不語怪任理而不任數信道而不信神

同年一首別楊利叔

利叔浙西奇士也余久耳其名數數相左不得

見巳未秋

天子三旬萬壽特開

恩榜嘉惠多士余與利叔同榜而始見於武林云昔人云同年者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登第何情之有余與利叔生非同鄉少非同學乃未見而思旣見而惟恐卽別者何哉蓋余與利叔所爲多同非僅同年獲第已也利叔工詩古文少以經濟自許嘗慨然於諸葛武侯李鄴侯之爲人予謬盜方聞綴學之名而志在用世居常有躍馬橫戈萬里封侯之志則志氣同利叔淵源桐城兼賅體用余泛

覽羣籍恥以章句名家則學術同利叔正論危言痛中時弊流俗指目以不狂爲狂余亦以迂戇好古爲世訴病則迂俗同嗟乎余與利叔祇同舉於鄉耳志氣同學術同而不諧於俗又同宜乎相見之恨晚也雖然利叔所著詩文集以及經濟之作裒然盈尺半付棗梨余才固不如復思見之行事偶欲著書强半未就過此以往余與利叔之同不同蓋未可知耳於其行書以爲別

祭徐中丞文

嗚呼我公邦之柱石天乎人歟長埋血碧孤忠
亮節異世長垂寸心耿耿獨承恩私余幼泥古
耿介自尚衆口訾謷謂怪且亢歲在游兆皖南
震驚公奉
帝命督理鄉兵余以諸生匿迹蓬戶公采虛聲
高軒枉顧余感知已屢獻芻言公不謂忤時北
厥轅彊梧之春訪公毘陵論今證古感慨遙深
公撫江南羅余幕府簿領沈迷軍書旁午公主
獨潔御下以寬余慨俗敝謂公宜嚴公聞余言
唯唯否否終夜長吁憂心孔疚吳頭越尾盜艘

優游公深憂之與余定謀余承公命往來浙右會殲渠魁未籌善後咄咄狂奴敗乃公事死灰復然至今愈肆余捷秋闈遂與公辭公顧諄諄遠大相期暇月之初計偕北上謁公吳門百朋是貺是時江南恬嬉危幕蝶瑞爭誇時有太常蝴蝶之祥鴿謠早作暮春之末奉公訓言憂盛危明流露行間余抵江干毘陵不守戈船滿江幸逃虎口余過金閶陷之前夕欲一謁公嚴城晝閉余抵里門聞公云亡長城是壞裂肝摧腸公自郎署即邀

主知午門召對慷慨陳辭公守七戒學期致用天算入神非公所重公任蘇撫志繼希文大瓠五石自況翳真晉則卞壺唐有睢陽同撲異代千古流芳在公何悲邦家之痗況在知故能無心𠟠嗚呼哀哉

讀鬻子

漢志道家鬻子二十二篇名熊爲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爲楚祖又小說家鬻子說十九篇後世所加今本爲唐永徽閒華州鄭縣尉逢行珪注本凡十四篇又有宋陸農師校本無注

分十四篇爲十五篇尤爲瑣碎據羣書治要所載起迄知行珪本合爲三篇然意林北堂書鈔文選注所引往往爲今本所無則已非唐之舊矣劉勰曰鬻熊知道而文王咨謀諸子肇端莫先於斯愚以爲熊爲文王師其言宜足與謨誥相發明乃率多泛然無當之言何歟其謂禹一饋而七十起與周公一飯三吐哺之言同盖出於後人依託無疑也漢志所載當爲戰國人所僞爲今所傳本又必魏晉以後掇拾而成列子賈誼新書本非秦漢之舊其所引亦不足信僞

中之僞故其言淺陋如此也

讀申子

淮南要略曰申子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墽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漢志法家申子名不害京人相韓昭侯終其身諸侯不敢侵韓愚謂刑者形也其法在審合形名故曰不知其名復修其形形名參同用其所生又曰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

同上下　和調蓋循名責實之謂故能持其說強
韓或以刑法當之過矣論者往往執史記所引
申子有天子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
二語為詬病不知此必申子論亂君之語李斯
斷引之以阿二世耳顧執單辭以議之可乎且
劉向言申子學本黃老故其書曰示天下無為
又曰身與公無事無事而天下自極也夫無為
豈恣睢者乎必不然矣明陳第世善堂書目有
申子三卷今不傳所見者惟治要所錄大體篇
尚完善餘僅見意林御覽所引而已可惜也

僞沈氏述祖德碑辨證

沈氏述祖德碑沈麟士撰唐乾元盜起爲火所焚碑遂損裂忽有樸樹生於魚腹因而不墜然字已漫滅不可辨大歷中裔孫太廟齋郎沈怡別刻一碑顏魯公書而記其陰見顏文忠集元祐中又碎爲十六段在縣獄中缺一百十四字太守林希據魯公集補其缺刻石記之紹興中王厚孫所見已無下截嘉泰中並上段亦失惟林希所刻在墨妙亭詳見復齋碑錄談元時吳興志其文不載於宋明舊志

本朝鄭元慶湖錄始錄全文不知何據後之志湖州者因之余觀其文辭義淺鄙斷非六朝人作證以羣書尤多牴牾其爲明人僞撰無疑請列八證以明之參軍官名始於魏其始曰參某官軍事其後有功曹戶曹法曹倉曹諸名至改曹稱司則在唐龍朔改官名以後諸史職官志可考碑云文生隨楚內史司戶參軍不但春秋時無此官卽麟士生於齊梁亦不知有此官名其僞一也沈約宋書自序以爲臺駘之後封于平輿沈亭碑以爲周文王子冉季封于沈約與

麟士同族同時不應一族二祖其僞二也曇慶懷明歷官具載正史碑云吏部尚書曇慶五兵尚書懷明遍考宋書曇慶懷明均未歷此二官其僞三也麟士父虔之與演之攸之慶之爲兄弟行叔仁乃攸之之父懷明則慶之從孫皆見正史麟士以演之爲伯父當以叔仁爲族祖以懷明爲族子碑乃混之伯父叔兄之列以祖爲父以子爲兄世系錯亂其僞四也宋書自序弘子勗勗子奮碑云弘子昂勗昂子奮又自序戎三子長鄷二澔三景碑亦三子長鄷次禮三澔

而以景爲鄧子是翕有子而無子景則以弟而爲子其僞五也自序光武授戎爲海昏侯不受碑同其葬也據碑以爲永平元年是明帝即位初改元也佛法於永平八年始入中國戎平時尚不知有佛安得捨宅爲寺哉碑云戎捨宅爲懷德寺其僞六也談鑰撰吳興志有著姓一門於沈姓下屢引沈約自序及姓氏錄諸書此碑敘述世系甚詳何不徵引一字可知宋人所見並非今碑其僞七也子孫之於祖父不應稱字況名乎六朝人尤重避諱今一則曰戎祖再則

曰戎祖述其德而呼其名如同奴隸麟士通人必不如此其僞八也竊意碑名述祖德當是述沈戎招降免殺之德故後人昌大不必詳敘世系更不必敘及得姓以前作僞者蓋本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又加以肊造耳宰相世系表之謬沈東甫訂譌辨之詳矣今不贅

湖州府志凡例

一湖郡有專志肇始於唐陸羽吳興圖經今佚不傳傳者宋談鑰吳興志前明勞王張栗四家蒐舊增新俱稱府志

國朝自乾隆初前知府胡承諛李堂先後纂修迄今百有餘年人材輩出不一而足久且就湮至於田賦之減額兵制之裁併水利之通塞尤一方利病所關未便因襲舊典今博考遺書參稽案牘分門臚列以俟來兹總期不濫不遺可徵可信

一志爲史家之流郡之有志卽古者一國之史其志天文卽史之天文志也志形勝疆域山川風俗卽史之地理志也志戸口田賦農桑物産卽史之食貨志也志學校壇廟卽史之禮志也

志水利津梁即史之河渠志也志祥異即史之
五行志也志著述即史之藝文志也志名宦即
史之世家載記也後世修志者但知表傳兩體
餘則先後倒置門類雜糅謝藴山中丞修廣西
通志講求體例以典代紀以錄代世家以略代
志阮文達公稱其載錄詳明體例雅飭因之修
廣東通志其後陶文毅修安徽通志孫文靖修
福建通志皆用之而志之體例始純今仿其例
而變通增損之更定舊志次序以符史體
一志體相承首列分野似遼闊不切於用竊以

詩書紀時如鳥火虛昴半爲農事而定中冰泮則力役嫁娶應候無愆因知古人婦孺皆識天文今獨闕焉故先作北極高度表示遥拱之義而以晷影中星氣候諸表繼之亦以夏令相儆之意也

一官師表布政按察分司會駐湖州從舊志載之自廢分司署後祇載郡守以下不及統轄大僚以符體制而紀名宦則兼及節鎮監司甘棠遺愛民不能忘也

一舊志有帝王表及后妃表因陳代實起長城

不容漏略然事關一代之興衰非僅繫一郡之
掌故故祇爲表以識之附以秀邸者以類相從
也今仍其舊
一舊志有封廕表今亦仍之但以曾任州縣以
上官已領
誥軸者爲斷至於
恩廕難廕則亦必憑公牘書之
一顏魯公石柱記載帝顓頊冢吳大帝陵春秋
鳩茲城之類皆里俗相傳無所徵信但相承已
久姑從存疑

一志寺觀所以存古蹟非以崇釋老自兵燹之後寺觀大半無存今仿廣東通志以寺觀附於古蹟之後其無關古蹟而基已燬者略加刪汰舊志所無非奉賜額一概不增以示貶抑異教之義

一金石文志足資考證酈道元水經注輒多載漢晉碑刻良有以也舊志碑版一門闕略不全即阮文達公兩浙金石志亦多挂漏今廣為搜輯元以前不論存佚悉錄全文明以後存其目惟取其有關掌故者錄全文以備考

一藝文之名昉於班氏歷代史因之舊志以詩文之可資考證者散入各門別立著述一類釐分四部載郡人著作深合孟堅之旨惟歲久書亡頗難區別今仿太倉州王志蘇州府石志例以書從人以人從代且仿廣西通志例恭錄四庫提要節錄序跋以存著書大意

一舊志人物不分門類今仿王文恪姑蘇志例凡有大學問大事業大氣節以及其人雖不純前史編入列傳及國史有傳者皆列於前其以一節著者編爲政

蹟孝義殉節文學武功隱逸藝術列女八類而以流寓釋道附於後

一志之異於史者稱美而不稱惡然事必可徵文須取信如經濟則紀其所興何利所除何弊讜直則紀其所言何事所劾何人文學則紀其所宗何經所著何書方可傳信一切雷同浮泛之言概從刪汰

一列傳所采近人撰著中有地名官名出身以今從古者如順天稱北平巡撫稱中丞修撰稱狀元之類悉爲改正辭章不妨用古名者不拘

此例

一顯官達宦勝游雅集文人學士結社聯吟原不過一時之美談無關一郡之利害舊志別立勝集一門是以志書爲說部矣今併入雜綴以符史體

一地志引羣書註明出處始於宋潛說友臨安志其後浙江廣東廣西湖南安徽各通志嘉興蘇州各府志皆因之談志略注出處胡志不注出處未免無徵不信今徧考正雜各史舊聞雜說及漢魏六朝唐宋元明及

國朝前人文集於各條下註明出處譌者正闕者補其近時事迹或據公牘或采鄉評已經考核得實則以新纂別之其或折衷羣說歸於一是特標案語以期傳信

一引前志非一家在前朝則稱談志或稱吳興志及勞志王志張志栗志以別之若國朝胡李兩家或概稱舊志或分別稱之又引各縣志初見則稱某人某縣志屢見但稱縣某志外所引書籍初見則標著書人姓名及書名全目如張元之吳興山墟名周處吳興風土記之類後不舉全目如止稱山

墟名風土以省繁文
記之類

一舊志自談鑰以下纂修本末悉爲敘錄列於卷末談志以前有已佚者亦列其名爲府志緣起

一舊志引羣書多有差誤業已隨條刋正其有關掌故或恐貽誤後人者別爲辨證一卷綴諸卷末

儀顧堂集卷十五終

儀顧堂集卷十六

歸安陸心源譔

北宋蜀大字本春秋經傳集解跋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每半葉八行行十七字註雙行字數多寡不等首行題曰春秋經傳集解某幾第幾次行題曰杜氏盡幾年板心有字數及刻工姓名卷末載經傳若干字註若干字字畫遒勁得顏歐體修板遜於元本板心有重刋二字亦有無重刋字而刋匠人姓名者殷敬徵恆等字有缺有不缺殆承孟蜀舊板轉輾摹

刻而然歟昭公二十年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註死而賜謚及墓田傳終言之不作未死而賜謚與阮氏校勘記所見各宋本合熒陽之熒不作滎不闕泰焉取之不作若不闕泰將焉取之與唐石經合其餘字句之間勝於纂圖本淳熙本十行本者不一而足葉石林謂天下印書杭本爲上蜀本次之艮不誣也是書雖無刊刻年月余審定爲蜀大字本何以明之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列當時經傳凡二十本大字本有四一爲京師舊本一爲蜀本一爲蜀學重刊本一爲

建本但建本有句讀此本無句讀則非建本明
矣又考異條曰哀公十年石乞曰此事也克則
爲卿不克則烹諸本多無也字蜀大字本興國
本建大字本有也字今從之據此則京大字本
無也字今此本有也字則非京本又明矣興國
本有句讀與建本同此本無句讀而有也字則
非興國本建本而爲蜀大字本無疑矣阮氏撰
校勘記見宋本春秋左傳集解凡四末見蜀大
字本此本雖有缺葉首尾完具真希世秘笈也
足本劉克詩說跋

詩說十二卷題信安劉克學是書明以前未顯
至
國朝秀水朱氏經義考始據徐氏傳是樓宋本
著於錄宋本缺卷二卷九卷十共三卷儀徵阮
氏所進
呈缺卷與徐氏宋本同嘉慶中宋本歸吳中汪
士鐘汪氏又從嘉興錢氏借補第二卷付梓其
第九第十兩卷終不可得余得舊鈔詩說於書
估舟中缺七八兩卷而各家所缺九十兩卷則
完因以汪氏刊本互相鈔補成全璧焉吁自紹

定至康熙初閱四百年而是書始著於錄自康熙至今又閱二百年而學者復見完書物之顯晦自有時歟

元板詩集傳附錄纂疏跋

詩集傳附錄纂疏二十卷首行題曰詩次行題曰朱子集傳三行題曰新安後學胡一桂附錄纂疏首詩傳附錄姓氏纂疏姓氏十五國地圖次爲詩篇目錄詩傳綱領語錄輯要次詩序辨說書前有泰定四年盱江揭祐民序目後有泰定丁卯建安劉君佐識語錄輯要後有泰定丁

卯仲冬翠巖精舍新刊木印每葉廿二行每行
大字二十小字二十四五不等經文大字傳及
附錄纂疏皆雙行小字附錄者以朱子語錄文
集之說附於集傳也纂疏者以諸家之說疏解
集傳也但胡氏雖以集傳爲宗亦不墨守集傳
故於匏有苦葉引歐陽公說采葛引李氏說丘
中有麻引毛氏蘇氏李氏嚴氏說將仲子引毛
氏曹氏呂氏嚴氏說遵大路引呂氏說有女同
車引毛氏錢氏呂氏嚴氏說山有扶蘇引呂氏
范氏說擇兮引鄭氏呂氏嚴氏說狡童引嚴氏

說褰裳引嚴氏說風雨引毛氏嚴氏說子衿引
劉氏說揚之水引鄭氏嚴氏孔氏范氏呂氏說
出其東門引嚴氏說甫田引蘇氏說汾沮洳引
孔氏嚴氏說澤陂引濮氏說防有鵲巢引歐陽
公說墓門引蘇氏陳氏說山有樞引呂氏嚴氏
說杕杜引李氏嚴氏黃氏說晨風引孔氏呂氏
說衡門引嚴氏說東門之楊引嚴氏李氏說皆
能旁參衆說求合於經元儒樸實與依草附木
者異矣此書傳本絕希朱氏經義考注未見阮
氏揅經室外集亦無其目月霄張氏常得汲古

舊藏詫爲驚人祕笈聞今歸常熟瞿氏竹汀錢氏常從羅店朱氏借閱有跋載集中此本余得之上海書估或即錢氏所見本也

成化本周禮集說跋

周禮集說十二卷明成化刊本卷一至卷十一題曰周禮集說吳興後學前谿陳友仁君復編卷十二題曰周禮復古編臨川俞庭椿壽翁編首爲凡例次爲綱領卷一天官總論卷二卷三天官集說卷四五春官集說卷六七夏官集說卷十卷十一考工記集說卷十二則復古編也

前有至正戊子陳友仁序後有成化甲午張瑄刋板跋地官原缺以卷第覯之似友仁原本已然而友仁序及張瑄跋未提一字殊不可解俞氏復古編本各爲書與集說同編卷次亦覺不倫每官各爲總論是矣各官總論列爲綱領而天官總論列爲第一卷殊不晝一想陳氏原本未必如是殆爲張瑄所亂歟伏讀四庫提要曰原佚地官二卷春官總論亦佚此本春官總論尚存較可喜耳又案提要所據之本十卷序題丙子後九歲此本十二卷序題至

正戊子所見當別一本也

元板音注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

跋

音注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七十卷元翻宋本每葉廿四行行大字廿三小字廿四廿五不等前有綱目及四凶圖十二戰國圖題曰梅谿林堯叟唐翁句解事迹未詳以其自題里居知爲閩人書中宋諱均缺筆則必南宋人也其解經自云依杜氏舊注兼采止齋陳氏議論附益之有別出新意以愚案別之逐句解

釋淺顯易明故曰句讀直解於十二公之始必注明周王紀年列國紀年及列國之君易世嗣位齊楚秦晉之大夫執政使讀者卽知時變其經傳字之異於今本者皆與唐石經合日本山井鼎考文引以證足利本所謂林直解者是也自明王道焜趙如源有杜林合注之編而林注單行之本幾廢

四庫全書亦卽以合注本著錄則是書之罕覯可知但王道焜等所編或刪杜以就林或移林以冒杜謬譌不一而足則此本尤可貴也

經典釋文跋一

左氏傳昭公二十八年鄔臧各本皆作鄔唐石經本亦作鄔磨改作鄢考經典釋文云鄔臧舊烏戸反又音偃案地名在周者烏戸反隱十一年王取鄔留是也在鄭者音偃成十六年戰於鄢陵是也在楚者音於建反又音偃昭十二年王沿夏將入鄢是也在晉者音於庶反字林乙袪反郭璞三倉解詁音於庶反闞駰音厭飫之飫重言之太原有鄔縣惟周地者从烏餘皆从焉字林亦作隱音同傳云分祁氏之田以爲七

縣司馬彌牟爲鄔大夫即太原縣也鄔臧宜以邑爲氏音於庶反舊音誤案釋文必有譌奪蓋烏戶反當讀上聲乙袪反於庶反當讀去聲今音有斂侈之別古音則相同也若鄢字則古今字書從未有云於庶反者陸氏通儒斷不瞶瞶至此其云舊音誤者蓋以烏戶反乃周地之鄔而非晉地之鄔此烏戶反之誤偃乃鄢之正音鄔則古今字書從無音偃者此音偃之誤謂鄔當讀去聲非謂鄔當作鄢也若陸氏本作鄢則音偃爲不誤矣或者曰然則所云周地者從烏

餘皆从鄢字林作⿰阝焉音同者作何解歟曰此所謂必有譌奪也陸氏原文必云惟周晉地从烏餘皆从焉字林亦作隖音同其云字林亦作隖者承上从烏言之也云音同者承上乙袪反言之也作⿰阝焉則不得有乙袪反矣若陸氏所引本作鄢何不引於鄭地楚地之鄢字下而引於晉地之鄔字下乎必不然矣傳寫者譌隖爲⿰阝焉又譌唯周晉地爲唯周地者而陸氏之說遂不可通許氏說文云鄔太原縣从邑烏聲鄢南郡縣孝惠三年改名宜城从邑焉聲是許君以隖爲

晉地而以鄔爲楚地也漢書地理志太原郡鄔師古曰音一戶反又於據反續漢書地理志太原郡鄔劉昭注引徐廣曰於庶反是顏氏有上去二讀劉氏專讀去聲皆不云字亦作鄢也考之釋文本書證之許君班固司馬彪之書師古劉昭之注知晉地作鄔不作鄢明甚而德明之不誤亦昭然可見矣然則古無作鄢之本歟曰有釋文云又音偃作鄢之本也鄔鄢二字多互譌俗本有譌作鄢者而音亦隨之耳蓋釋文唐時已譌石經據誤本釋文而改之說者謂當從

釋文作鄙此瞀說也

經典釋文跋二

詩其會如林毛傳不釋會字鄭箋以盛合其兵衆釋之釋文音古外反與鄭不合案釋文當有脫誤疑本作毛古外反鄭如字請列二證以明之說文㫃部旝旃也从㫃會聲詩曰其旝如林許君序云偁詩毛氏而古外之音又與之合則毛本作旝明矣其證一也馬季長廣成頌云旃旝摻其如林范書偁融治毛詩釋文序錄有馬融毛詩注十卷此句當卽用詩文其說二也或

曰王肅好與鄭異鄭箋有改毛義者王必申之毛傳無文之處每別立一說以異鄭序錄云詩音九家而肅居其一古外之音或本之王其說亦通

經典釋文跋三

禮記檀弓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釋文出之葬二字云徐才浪反又如字考玉篇廣韻葬字無讀才浪反者可疑一也諸經葬字釋文多不作音可疑二也愚案葬字當爲藏字之譌釋文藏字凡四十餘見多云才浪反與此正合鈔本北

堂書鈔引檀弓正作杜氏之藏可爲釋文原本作藏之明證蓋永興撰書鈔在仕隋時而元朗作經典釋文以自序癸卯之歲考之亦當在隋唐之際二人同時故所據之本亦同作藏者取葬者藏也之意左氏襄二十三年杜注辟穿藏也義與此同今本禮記作葬者淺人據誤本釋文改之耳集韻才浪之音亦據誤本收入

經典釋文跋四

孝經富貴不離其身釋文離音力智反注同考唐元宗注言富貴常在其身則長爲社稷之主

而人自和平也正義曰此本王注據此則離當讀如字與釋文不合愚案陸氏力智反之音蓋本鄭注羣書治要引鄭注曰富能不驕貧能不奢故云不離其身蓋經云富貴不離其身者即承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言保社稷和民人乃申言長守貴長守富之意鄭以離爲麗之假借雖不別爲訓詁但玩故云二字可得故陸云力智反也以本經文義玩之鄭注深得經旨若如王說既云常在其身何必云然後能乎必不然矣故陸從鄭不從王也

元板明本排字九經直音跋

明本九經排字直音前集一卷後集一卷補遺一葉每葉二十八行每行二十二字前集首孝經次論語次孟子次毛詩次尚書次周易後集首禮記次周禮次春秋左傳凡九經序次似不以倫而元以前童蒙讀經先後之序藉此可見其概其曰明本者提要以爲宋時明州本也古來釋音正讀之書莫善於經典釋文而反切之法卒不易悟是書易反切爲直音尤便初學惜明以後刊本罕見治經家多從閣本傳鈔譌舛

頗夥此猶元刋元印耳

宋本釋名跋

釋名八卷宋刋本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字劉熙序後有云右釋名八卷館閣書目云漢徵士北海劉熙字成國撰推揆事源釋名號致意精微崇文總目云熙卽物名以釋義凡二十七目臨安府陳道人書籍鋪刋行六十字嘉靖呂柟野刋本卽從此出而釋天彗星上脫霧冒也氣蒙亂覆冒物也蒙日光不明蒙蒙然也十九字程榮何鏜漢魏叢書本皆仍其譌惟吳琯古今

逸史本不脫與宋本合

段氏說文注跋

郊特牲鄉人禓注禓强鬼也謂時儺索室毆疫逐强鬼也禓或爲獻或爲儺說文禓道上祭从示易聲段氏注曰按郊特牲鄉人禓注禓或爲獻或爲儺凡云或爲者必彼此音讀有相通之理易聲與獻儺音理遠隔記當本是禓字从示易聲則與獻儺差近徐仙民音禓爲儺當由本是禓字相傳讀儺也愚案獻與儺爲聲同獻與禓爲聲轉後漢書楚王英傳注桑門即沙門是

禓獻聲轉之證儺從難聲獻從鬳聲獻古讀若莎難古讀若那經典釋文引鄭論語注云儺魯讀爲獻此儺獻聲同之證段氏知易聲與鬳聲難聲之不同部固矣乃造一从示易聲之字以牽就之考易聲與鬳聲難聲亦非同部況玉篇廣韻皆有禓而無禓則其說非也

續復古編跋

續復古編四卷前有魏郡曹本自序及至正十二年臨川危素序至正十五年中山李桓序至正十一年上元楊翮序至正十八年京兆宇文

公諒序至正十年四明蔣景武序至正二十二年鄱陽克新序後有張紳跋及本自爲後序本仕履別無可考自題魏郡則大名人也危素稱其由都昌丞調官京師出佐信州幕府素嘗代撰三皇享祀樂章本爲書之藏於祕閣蔣景武序稱其天姿穎悟絕人年十七八時輒喜作石鼓嶧山篆法籒斯而主說文徐李而下不數也張紳跋稱平生負氣有志事功竟鬱抑下僚以死案是書大略已詳孶經室外集惟阮氏所見本少上正下譌一類深以無從補掇爲惜此本

首尾無缺蓋全帙也

宋本古文四聲韻跋

古文四聲韻不得見宋本久矣世所行新安汪啟淑刊本從毛氏影宋本付雕摹刊頗佳今夏從常熟瞿濬之茂才借宋本互勘汪刊行款與宋刊同而譌脫甚多如卷三草字老子下脫說文艸篆丑字汗簡下脫古春秋屯篆早字義雲章下脫崔希裕纂古昆篆囦字下脫纂古四文其小注之脫佚者更不勝舉矣至洒字下之囦篆忝字下之丕點點三文皆宋本所無其爲後

人羼入無疑惜瞿氏藏本原缺卷一卷四兩卷不得見宋本之全爲可惜耳毛氏影鈔汪氏摹刋皆擅一時之名而譌脫尚如此信乎讀書之難也

影宋鈔切韻指掌圖跋

温公切韻指掌圖原本久佚

四庫著錄者圖存温公之舊檢例則元人邵光祖所重定也是本從宋紹定時越中讀書堂刋本影寫前温公序後有嘉泰癸亥董南一重刋序及紹定庚寅公四世某跋末有程景思刋一

行及温公小像檢例固不如邵氏之詳其謂德洪切東字先調德字求協聲韻於圖中尋德字屬端字母係入聲內第一等眼內字又調洪字求協聲韻於圖中尋洪字即自洪字橫截過端字母下平聲第一等眼內即是東字此乃音和切萬不失一其間有字不在本等眼內者必屬類隔當以翻四聲調之必有一得其言殊多未了邵氏謂非温公作㝡有以也第二十圖缺下一葉當據元刋補之

元刋切韻指掌圖跋

元刊切韻指掌圖二卷每葉廿行前爲温公自序及董南一序後有無名氏題跋凡爲圖二十其檢例一卷則元人邵光祖所增定也宋時所行指掌圖原有檢例邵氏以爲全背圖旨斷非温公所作故別爲檢例以明之

國朝開四庫館時無以温公原本進者故即以邵氏檢例著於錄惟邵氏書亦從永樂大典錄出而非原本余於去春得影宋本於虞山今又得元刊本於姑蘇以百餘年前所欲見而不可得者余相繼得之亦快事也

游明本史記跋

史記集解索隱合刋本每葉廿八行每行廿五字從元中統刋本翻雕世所謂元槧游明本也愚以江西通志選舉志人物志考之游明字大昇正統九年舉人景泰二年進士天順末官福建提學僉事又九年而後卒計其生已在元亡之後安得謂之元本乎是書行款紙質與建安余氏勤有書堂所刋相似疑爲大昇官福建時所刋當有序跋必爲書賈割去耳明成化以前刋本與元本款式相仿書賈往往割裂以充元

槧此其一也

宋本漢書跋

右宋板漢書一百二十卷每葉二十行每行十九字注二十五字至二十八字不等修至元統二年止板心有字數刋匠姓名王貢兩龔鮑傳序冉里先生句下師古注曰四皓稱號本起於此更無姓名可稱知此蓋隱居之人匿跡遠害不自標顯祕其氏姓故史傳無得而詳至於後代皇甫謐圈稱之徒及諸地里書說競爲四人施安姓字自相錯互語又不經班氏不載於書

諸家皆肊說今竝棄略一無取焉凡九十六字今本全脫此外字句譌奪更難枚舉宋本可貴良有以也

宋本後漢書跋

宋本後漢書一百二十卷行款與前漢書同今本有以注文儳入正文者如宋本郭泰傳奬拔士類皆如所鑒句下章懷注引謝承書曰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後驗衆皆服之故適陳留則友符偉明遊太學則師仇季智之陳國則親魏德公入汝南則交黃叔度初泰始至南州過

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去或以問泰泰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濫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頃之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已而果然泰以是名聞天下今本則以初泰至南州以下八十一字皆儳入正文案謝承書初泰至南州以下乃承上文黃叔度而言故於叔度但舉其字而於奉高則必竝舉其姓范書於傳中竝不敘及叔度則所謂叔度果誰氏之叔度邪且范氏所謂奬拔士人皆如所鑒者明云著於篇末矣左原以下諸人是也中間入

此八十餘言語意不屬若非宋本僅存讀者皆習焉不察矣

元板新唐書跋

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元刊本每葉二十行行十九字首行大題在下目錄題曰推忠佐理功臣正奉大夫尚書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柱國廬陵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實食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臣曾公亮奉敕提舉編本紀表志題曰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給事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祕閣臣歐陽修奉敕

撰列傳題曰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講學士龍
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
殿修撰臣宋祁奉敕撰前有嘉祐五年曾公亮
進書表末列刊修編修提舉校勘各官銜名刊
修者宋祁歐陽修也編修者劉羲叟呂夏卿王
疇范鎮也提舉者曾公亮也校勘者吳申文同
陳薦裴煜也案是書世所通行有武英殿及南
北監汲古閣四本汲古本舛譌甚多竹汀錢氏
嘗據石刊以證文宗年號當爲大和而非太和
據舊唐書以證歷志策實百一十三萬三百四

十三而非一百一十一萬三百四十三地理志嚴州常樂郡而非長樂郡以訂毛本之譌今此本皆與錢氏合足見舊本之不誤而毛氏校對之疏矣

游大昇本宋史全文跋

宋史全文三十六卷附宋季朝事實二卷題曰豐城游大昇校正張月霄藏書記初以爲元槧後得元槧諸儒講議本始疑爲明初翻本亦不知大昇即游明天順時官福建提學也但此書傳本甚稀未可以明槧薄之偶檢江西通志得

大昇始末書以志快

許國公奏議跋

宋特進左丞相許國公奏議四卷題曰裔孫斗祥男開楨開謨同輯蓋宋丞相吳履齋先生奏議其後人所輯也案丞相著述不見於宋史藝文志四庫著錄履齋遺集四卷乃明人梅鼎祚所輯挂漏甚多提要謂宋史本傳所載各疏皆不見集中良然是本案年編次凡奏議六十三篇宋史本傳所載都城大火論致災之由疏又言重

地要區當豫畜人才以備患疏論大順之理貫
通天人疏論進取有甚難者三事疏端平元年
陳九事疏奏造斗斛輸諸郡租寬恤人戶凡十
五事疏言和戰成敗大計宜急救襄陽疏請養
宗室子以系國本以鎮人心疏論士大夫私意
之擨疏請分路取士疏言儲邊防禦十有五事
疏申論防拓江海等事疏論艱屯蹇困之時疏
乞遴選族人以系人心疏同知樞密時入對疏
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召時入對疏乞令在朝之
臣各陳所見疏奏今鄂渚被兵湖南擾動疏論

國家安危治亂之原疏乞令丁大全致仕疏凡二十篇全篇皆在其中且有上疏年月各家書目均未著錄先師朱述之太守從溧水吳氏後裔傳錄遂傳於世忠義所感殆有鬼神爲之呵護歟斗祥不知何時人丞相沒於宋季題曰裔孫則非宋人可知近時藏書家爭誇四庫未收書然觀阮文達所進張月霄所藏不下數百部卓然可傳者不過數十種是編忠言讜論日月爭光當時惜未得見宋世奏議傳世甚希

四庫所收得此而六尤當亟爲表章也丞相原籍德清爲吾鄉先哲四明續志所錄丞相詩文多遺集所未收他日當重輯刊行以志景仰惟人事擾擾歲月逾邁未知能償此願否書此以當息壤

影宋鈔五代會要跋

右影宋鈔五代會要五十卷卷首題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臣王溥纂前爲總

目每卷各有目連屬本文卷末有校勘官前將
仕郎試祕書郎守奉州天水縣令宋璋一行又
慶歷六年四月望日樞密直學士尚書吏部員
外郎知益州事充利益路兵馬鈐轄文彥博跋
乾道七年三月旦日左宣教郎權發遣徽州軍
州兼管內勸農事施元之跋則皆活字本所無
也蓋是書自宋迄今凡三刊文潞公始刊於蜀
施元之復刊於徽至本朝乾隆中而始有活字
本元明之際無刊本也此本爲王蘭泉司寇舊
物猶仍宋本舊式可貴也

校元本名臣事略書後

向讀蘇天爵名臣事略至卷十一趙文正事略與史不符疑其中必有錯簡而亦無以證也今以元刊本校之知今本奪落甚夥卷首脫許有壬序三葉王誠跋二葉卷二一丞相楚國武定公事略第一條田子大下脫九條約一千二百餘字卷九太史郭公事略第十三條且緩其言下脫五百八十餘字卷十一趙文正事略第九條初我師取四川以下脫七條約千六百餘字其十六年李梓發盜以下則買文正事而非趙文

正事也賈文正事略脫前十二條約二千餘字蓋今本所據之本行款字數當與元刊同而有缺葉卷首缺五葉卷九缺一葉卷一缺二葉卷十一缺六葉重刊者既不覩善本補完又改其行款而連綴之故至淆亂如此也趙文正事略之前半與賈文正之後半既合爲一並刪其目以滅迹若非原本僅存則余之疑固不能明恐讀史者又滋聚訟矣今悉照元板行款鈔補附於各卷之末其他字句脫落尚數百字原本模糊而以意填補者亦數百字悉依元本勘正至

元時譯語與

欽定國語解不同姑注於旁以存元本之舊云

元本每葉廿六行每行廿四字目後有元統乙亥余志安刋於勤有書堂十三字

嚴州圖經䟦

嚴州圖經三卷影鈔宋本每葉二十行行十九字前載建隆元年宋太宗初領防禦使詔宣和二年太上皇帝初授節度使詔及敕書榜文各一道次爲紹興已未知軍州董棻序淳熙丙午迪功郎州學教授劉文富序太上皇者高宗也

淳熙丙午高宗尚在德壽宮故不曰高宗而太上也卷首爲建德府城圖建德府全圖卷一志嚴州府沿革分野風俗州境城社戶口學校科舉廨舍館驛倉庫軍營坊市橋梁物產稅賦寺觀賢牧題名添倅題名登科記人物碑碣各門卷二志建德縣卷三志淳安縣其分水桐廬遂安壽昌則佚矣紹興中董棻知嚴州始刱是書名曰圖經淳熙丙午知州陳亮命劉文富重爲訂正故陳氏書錄解題馬氏文獻通考有新定志之目其實卽圖經也後景定中方瑶寺撰續

志卽續此書而作續志今尚存此書則僅存殘本耳原本誤以圖後一葉及卷一稅賦門至學校門羼入卷三後今一一爲之釐正是書殘宋本藏吳門汪士鐘處卽鈔本所從出亂後不知所歸矣

莆陽比事跋

莆陽比事七卷題曰宋龍坡李俊甫幼傑纂輯擘經室外集提要曰是編取唐以來莆陽事之可傳者綺分璧合故曰比事愚案是書以蒙求體爲地志句以四言排比對偶自爲之注乃志

書創格其所採事上起戰國下迄南宋阮氏謂自唐以來者非也其所引書如十六國志沼甫志龍川志南雲見錄林氏積慶圖木蘭家譜桂籍題名異聞錄搜神祕覽隆正集樽齋集採花集浯溪集鐵研集今皆不傳不僅如阮氏所云鄭僑莆陽人物志趙陞莆陽志已也此本雖明刻爲江浙藏書家鈔本所祖當與宋本同觀可也

足本歲時廣記跋

陳元靚歲時廣記四卷

四庫全書著錄乃學海類編不全本也此本從天一閣本影寫前有文林郎新得行在太平惠民和劑局監門劉純君錫引宣教郎特差知無爲軍巢縣事兼理武民兵軍正總轄屯戍兵馬借緋朱鑑序卷首圖說二十篇春景四十九條夏景五十三條秋景三十五條冬景四十一條元旦八十三條立春四十二條人日三十一條上元一百條月晦二十六條社日六十四條寒食十五條清明八十六條上巳六十四條端午一百八十條朝節十四條天貺節十一條三伏

二十六條立秋十四條七夕一百十五條中元三十九條中秋三十八條重九六十三條小春二十五條冬至五十九條臘日五十七條歲除八十六條總載十六條每條以三字爲目皆載原書錄全文不若南宋兎園冊之餖飣其所采各書如歲時雜記之類今皆不傳賴此存其崖略耳

儀顧堂集卷十六終